

# 善之追求

——路遥、陈忠实、贾平凹文学创作审美价值论之二

韩鲁华, 王 爽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陕西 西安 710055)

**摘 要:** 中国当代文学创作的价值取向虽然趋于多元化, 但是, 真善美依然是作家进行文学创作所追求的最为基本的审美价值, 尤其是对于善的审美艺术价值的追求, 不论是作家抑或批评家, 均将其视为衡量文学艺术首要的价值尺度。就陕西当代文学创作最具代表性的三位作家而言, 路遥是以社会人生之“道”为核心的价值建构, 陈忠实是伦理道德为核心的价值建构, 贾平凹是以心灵精神之爱与美为核心的价值建构。

**关键词:** 审美价值; 真善美; 路遥; 陈忠实; 贾平凹

中图分类号: I 206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8-7192(2011)02-0053-08

## The Pursuit of Virtue

——On the aesthetics value of the literature by LU Yao,

CHEN Zhongshi and JIA Pingwa

HAN Lurhua, WANG Shuang

(Xi'an Univ. of Arch. & Tech., Xi'an 710055, China)

**Abstract:** Although there is a kind of diversification in the value orientation of Chinese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the Truth, Virtue and Beauty is still the most basic aesthetic values that literary writers are seeking for. Of the aesthetic values, the Virtue is the ultimate important criterion for either writers or critics in their literary pursuit. As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core values by three famous contemporary writers who are typical of local literature of Shaanxi, the paper argues that Lu Yao constructs the core value according to the principle of social life; Chen Zhongshi thinks that ethics is the significant values; and Jia Pingwa considers that the core value consists of the mental affection and the love of beauty.

**Key words:** aesthetic values; Truth, Virtue and Beauty; Lu Yao; Chen Zhongshi; Jia Pingwa

是什么东西支撑着陕西作家路遥、陈忠实、贾平凹, 始终如一地坚守各自的文学艺术精神呢? 他们在谈到自己的文学创作时, 都谈到了对于文学事业的痴心。而这种痴心的精神内核又是什么? 我

\*收稿日期: 2010-11-13

基金项目: 陕西省社科基金项目(10K123); 陕西省教育厅陕西高校特色学科建设项目(2009)

作者简介: 韩鲁华(1955), 男, 山东鄄城人,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文学院教授, 研究方向为现当代文学与文化。

们认为是一种以善为思想内核的对于文学创作精神的理解与建构。这就是说,他们在对于文学创作审美价值的追求与建构中,均有一种向善的价值取向。不论是对于文学创作历史责任或者良知的认同与坚守,抑或是对于文学创作伦理道德价值观念或者审美价值的追求与建构,我们说他们都是从善的角度出发来思考问题的。

那么何谓善呢?从哲学角度看,价值是客观事物及其人类的行为所产生的能够满足人类需求的某种属性。这里主要是体现为人的劳动,因而也就体现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某种关系。所谓的审美价值主要是“指自然界的对象和现象或者人类劳动的产品由于具备某种属性而能够满足人的审美需要,能够引起人们的审美感受”<sup>[1] 178-179</sup>。人类在生存的过程中,形成了一系列的价值观念,善就是文学艺术最为重要的一种审美价值。虽然从古到今人们对于善的认识与表述不同,善之审美价值标准也各异。但是,对于善之追求,却是一以贯之的。善是以真为前提,以美为最高追求。而善则又是真与美的审美精神追求,离开善也就谈不上真与美。正因为如此,作家在建构自己的文学创作审美价值形态时,总是将文学之善作为首要的精神价值追求。人们在阅读欣赏文学作品时,亦是将以善为内核的思想价值,作为审美判断的首要标准。从另外一种角度来看,文学创作所追求善的审美价值,其实它是一种审美功用的体现,是一种合目的性的审美创造行为的价值建构。文学创作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能,那就是教化功能。虽然现在对于文学创作的教化功能多有异议,但是我们认为,这并不在于文学所具有的审美教化功能自身,而在于对于这一审美功能理解和实现中的偏差。或者说按照意识形态之要求,去框限文学艺术的审美教化功能,甚至将文学艺术之审美艺术创造,直接视为意识形态或者伦理道德教化行为。这显然违背了文学创作的艺术规律。

中国当代文学创作非常强调对于善的追求,但其间却出现过不少问题。最主要的一是在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思想的指导下,过分地夸大文学创作的教化功能,而忽视了文学创作

的审美功能;二是对于善的理解上出现了偏差,将社会政治之善强调到无以复加的地步,而忽视甚至有意拒绝善的其它内涵;三是对于善的开掘与艺术叙写,缺少审美情感这一重要环节,走向了抽象化、概念化,成为思想观念性的教化,从而使文学创作失去了美感。这就是1970年代之前中国当代文学创作的基本状况:在追求所谓的社会思想之大善,而忽视了源于人生命本体和人与人之间的真善美。实际上善不是纯粹的思想观念,也不是完全凌驾于具体文学创作之上的,而是渗透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是具体的价值体现。尤其是文学创作,更为强调的是具体的生活细节之中所蕴含的真善美思想情感内涵,是作家应当致力开掘并加以审美化的表现。改革开放之后,随着思想解放的深入发展,文学创作对于善之审美价值的理解、建构,逐步发生了变化。从追求单一的社会政治之善,发展为从不同的思想与艺术视野,理解和建构文学创作善的审美价值。那么路遥、陈忠实、贾平凹这三位陕西作家,又是建构起怎样的关于善的审美价值观念形态呢?对于善的追求,路遥是以社会人生之“道”为核心的价值建构,陈忠实是伦理道德为核心的价值建构,贾平凹是以心灵精神之爱与美为核心的价值建构。

## —

对于路遥来讲,他似乎用全部文学创作,在探求着蕴涵于社会人生之中善的审美价值内涵。在他的笔下,总是开掘着底层社会和普通人身上的所存活的美好善良品德。这也许便构成了路遥文学创作审美价值追求的一种“道”。具体来说,路遥在建构文学创作善之审美价值上,表现出如下基本特征。

首先,路遥进行文学创作,非常重视作品思想内含价值的开掘与建构,社会功利目的性非常之明确。他总是从当代社会发展历史趋向角度进行思考问题,表现出一位作家的社会良知意识和强烈的时代意识。因此,路遥将社会良知放在文学艺术审美价值建构的首位。《惊心动魄的一幕》是从社会良知角度,叙写文革时期一位干部

被普通农民救助保护的故事。很显然,路遥于此所要开掘建构的审美价值,那就是我们这个社会纵然在动乱的非常时期,依然存活着的优秀的品质,我们这个社会缺少的就是这种优秀品格。《人生》亦是整个社会角度,来探寻社会人生道路,以及社会人生中应当具有的社会良知和伦理道德品格。而且,路遥也总是将个体人的思想精神品格建构与整体社会思想道德建构融为一体,追求二者的统一。因此,与其说路遥在讴歌个体人的优秀精神品德,不如说是在致力于整个社会精神品德的建构。也就是说,路遥要建构起我们这个社会时代的善之审美价值,建构起与社会生活、历史时代价值相一致的人生价值。

其次,路遥在发掘生活中,特别是乡村生活中所存活的支撑我们这个社会、民族的优秀品德。社会的正义性、公正性,以及社会的良知性,是路遥所极力追求的审美价值观念之一。这些体现着善的审美价值,成为支撑我们这个社会、民族,以及我们的现实生活的支柱。我们甚至认为,路遥的文学创作,于审美价值建构上,追求的是一种救赎:对自己的救赎,对于社会的救赎,甚至是对于人类魂灵的救赎。而救赎的上帝不是在别处,就存活于我们这个社会之中,也是极易被社会历史所忽视遗忘的、最为广大的普通老百姓。从路遥的文学创作来看,他着力于城乡交叉地带生活的开掘与艺术建构。但是,我们必须承认路遥所建构的城乡交叉地带艺术世界,表现出更为突出的乡村生活与文化特质,甚至可以说,不论是县、地区的生活,依然是扩大了范围的乡村生活。对于城市生活,特别是《平凡的世界》<sup>[2]</sup>中省城生活的叙写,路遥表现出了极大的宽容与包容性,但从其审美价值上,依然表现出某种文化思想道德的隔离性,而更倾向于乡村文化思想道德的认同。这种认同,首先便是存活于其间的支撑我们这个社会、民族,以及我们的现实生活的优秀品德。在路遥看来,真正支撑我们这个社会、民族的道德精神,主要是存活于乡村的传统美德。

也许正因为如此,路遥叙写的最好的是故乡父老乡亲身上所保存的美好思想情感和优秀品德。对于路遥的文学创作,我们深深感到有两大

力量尤为突出,这就是思想情感力量和道德力量。如果说强大的情感力量,给人以心理情感上极大的冲击力,引发起人的审美情感共鸣,那么,路遥作品中的道德建构与展示,则给人以精神品德上极大的震撼力量。而道德品德的审美建构与表现,是渗透于审美情感之中的。情感与道德进行着融汇建构,使得作品的审美价值变得更为复杂。不能说路遥对于上层人士的道德价值判断倾向于负面,比如《人生》中高加林的叔叔,身居地区人事局长高位,一身的正气,体现出共产党的高级干部优秀的道德品格。《平凡的世界》中,对于地、省高级领导的叙写,也是着力于他们道德品格的塑造。但是,我们总觉得路遥对于这些人道德品格的开掘与叙写,表现出相当程度的表面化、程式化和理念化。他们身上负载着更多的社会意识形态观念的内涵,这种过于强烈浓重的意识形态观念,阻隔着道德价值内涵审美化的实现。但是,只要笔触一落在陕北农民身上,一叙写陕北故土上的父老乡亲,路遥的笔立刻就活了起来,涌动着一种源于内在生命本体的情感,情感的力量与他所要表现的道德力量融汇在一起,形成了一种具有更为强烈、更为真诚、更为复杂的审美价值内涵。可以这样讲,路遥将陕北农民身上所存在的优秀伦理道德品质,鲜活而生动地叙写了出来。《人生》中的刘巧珍、德顺爷爷,《平凡的世界》中的孙玉厚老汉等,在他们的身上闪耀着中华民族优秀品德的光芒。路遥对于中国传统美德的艺术叙写,自然是紧紧地拥抱着陕北这块黄土高原,把陕北地域所特有的人生品德展现出来。陕北地域所具有的质朴醇厚、宽容忍让,以及顽强的生存力量,还有乐观的人生态度,对于生活充满美好愿望,积极奋进的精神等。任谁读过《人生》,都会被德顺爷爷那种乐观豁达、坚守做人的道德和质朴宽厚的品德所感动。高加林被从县城开销回来,刘巧珍所表现出的宽容大度,的确是体现了陕北人金子般的优秀品德。

当然,路遥也表现了在中国社会历史变革过程中,现代思想道德与传统思想伦理道德所进行的矛盾冲突,但是,从理智上他似乎倾向于现代道德,但于生命情感上却将价值观念的天平,倾

向了传统。路遥在进行文学创作艺术构思时,自然是感知到了中国社会时代变革的历史发展趋势,在社会性变革中,必然地要带来人们思想观念、伦理道德上矛盾冲突。以城市为标志的现代思想文化以及新的伦理道德,对于以乡村为标志的传统文化与伦理道德之间,不可避免地要进行碰撞。如何进行把握审视,这便体现着作家的审美价值观念。高加林、孙少安、孙少平等青年人身上这一矛盾冲突,表现的尤为突出激烈。很显然,路遥对于传统的伦理道德给予了充分的肯定性艺术叙写,但对于现代思想伦理道德也给予了有限度的认同与容纳。

## 二

我们说陈忠实是以儒家文化伦理道德为核心的价值建构,显然是以他的代表作《白鹿原》<sup>[3]</sup>为基本文本而得出的结论。但是,这样说并不是否定陈忠实此前的文学创作就没有或者完全忽视了这一审美价值的追求。其实,陈忠实文学创作审美价值建构中,对于传统的以善为主体的价值内涵的开掘,还是非常重视的,体现的也是非常突出的。所不同的是,此前对于儒家文化伦理道德价值的体认,我们认为主要是渗透于具体的日常的乡村生活的叙写之中。或者说,他还是处于非自觉状态的,而将主要思考放在了社会现实生活的价值建构上。

不论《白鹿原》达到了怎样的艺术审美高度,也不论这部作品对于中国以儒家文化思想为标志的传统文化的开掘,达到了多么深刻的程度,或者说,这部作品将陈忠实推向当代文学多么显赫的位置。但是,我们必须承认,正如作家自己所坦言的那样,1987年前的创作,处于追踪社会现实生活的状态,可以说他并没有形成完全属于自己的审美价值观念。或者说,他在追求与社会现实价值观念同构中,实际上也就消解了他的主体存在。就此而言,陈忠实的文学创作是一种他者的叙事建构,是一种社会化的审美价值体认性的建构。因此,从总体上来看,陈忠实前期的文学创作,对于善之价值的体认,是以当时社会公

共价值观念为标准的。《信任》<sup>[4]</sup>作为他前期创作的一个代表性作品,显然是以社会现实结构为叙事基本模态,以社会公共价值为其审美价值。老支书是一位胸怀宽厚,公而忘私,以党和群众利益为重的农村干部形象。他为人处事的基本原则就是,极力维护党和群众的利益,他所遵循与坚持的价值观念,就是追求个人价值在与社会价值同一性中的最大化实现。因此,在他身上所体现出来的善,是一种社会良知。之后出现的《康家小院》,其审美价值观念发生了一定变化,这主要表现为对于传统道德美德内涵的开掘。康家父子体现着现世性价值观念和传统性价值观念的矛盾冲突。如果说儿子是按照一般的生活规则处理问题,比如所打土坯人离开后倒塌,自己并不需负任何责任,这是一种共同认可的生活潜规则。但是,父亲却不以此为价值准则,而是以满足对方,自己多付出为价值准则。这是中国农民所具有的宁可亏欠自己,绝不亏欠别人的传统美德。在这里,陈忠实将价值取向的视野倾注于中国的传统。而《蓝袍先生》则表现出更为复杂的价值趋向。这既有对于传统文化思想、伦理道德、价值观念的部分认同,也有着否定,其间更有着悲悯。作家在这部作品中试图解剖中华民族文化精神,反思民族的历史命运。也正是基于这样的深入思考,以及由此思考而引发出《白鹿原》对于中华民族历史命运和文化更为深入细致全面的反思。也只有在这部深厚的长篇大作中,陈忠实才建构起自己的审美价值观念和形态。

总括起来看,陈忠实善之审美价值建构,表现出如下特点。

陈忠实审美价值之善,正如前文所说,它是以儒家文化伦理道德为核心价值而建构起来的。儒家文化思想非常重视伦理道德人格的建构,这就使得陈忠实善之审美价值在建构完善中,表现出非常突出而凝重的道德人格力量。我们在分析路遥时也谈到了这一方面的问题。但是比较而言,陈忠实似乎更为突出典型。而这种融汇着儒家文化思想的道德人格建构,又是与他深刻的生命情感体验融为一体的。换句话说,陈忠实文学创

作审美价值之建构,是以他对于社会历史与现实人生的生命情感体验为切入点,进而在进行理性思考,将儒家文化思想熔铸于道德人格建构之中。

陈忠实文学创作价值观念的审美建构,是一种历史的建构。这是讲,陈忠实从历史发展演变的历程中,汲取着思想价值营养。儒家文化思想的核心是仁与礼。仁者爱人,儒家所倡导的仁爱思想,已经成为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一个核心价值内涵。这实际上也是一种伦理道德观念。这种仁爱思想拓展为仁、义、忠、恕、智、信等观念,具体到实践层面,便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礼即礼制,实际就是讲社会伦理道德,讲社会人伦关系的建构秩序。虽然在几千年的发展过程中,儒家思想发生了某种变异,不同社会时代的理解与阐释也不尽相同,但是,这些基本的思想观念则已经渗透于人们的具体生活之中,成为普通人的生活与生存的基本准则。从陈忠实的表述中,我们知道他对儒家文化思想进行了颇为深入的研究思考。正如前文所说,陈忠实对于儒家文化思想、精神价值观念等的汲取,首先是源于他的故乡现实生活。他从包括他父亲在内的父老乡亲身上,懂得了为人处事的基本原则,形成了他的价值观念。比较而言,陈忠实对于善之价值观念思想等的建构,主要是侧重于实践层面,这就是融汇于乡村文化思想中的实践儒家文化思想。这些在他的《白鹿原》中体现的淋漓尽致。如果说朱先生还主要是一种文化思想的体现,那么,白嘉轩则是典型的实践者。因此,陈忠实自己的文学创作中,所做的价值判断,在相当大的程度上,都是以儒家的文化思想为其审美艺术建构标准的。

我们还应看到,陈忠实文化人格价值的特殊魅力。正如前面所言,儒家非常注重人格修养,这一方面陈忠实亦是如此。陈忠实不仅仅是于文学创作上,注重修炼自己的文化人格与艺术品格,就是在现实生活中,他也是如此。笔者甚至认为他具有着内圣外王的人格精神建构特征。陈忠实以儒家文化思想为内核,建构起自己的文学创作文化人格价值形态。“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这种典型的儒家文化人

格,在陈忠实的文学创作善之审美价值建构中,有着非常充分的体现。我们甚至认为,白嘉轩的精神性格,就是陈忠实文化人格的一种艺术体现。白嘉轩经历了许多人生的坎坷,包括被土匪打弯了腰,但是,他依然未能屈服,依然站立在仁义村。我们从陈忠实对于他笔下人物的情感趋向中,可以看到作家善恶是非的价值判断。

其实,陈忠实对于人的生命也是非常关注的,他非常尊重生命的价值意义。在他看来,合理的生命需求,包括生命本能欲望之需求,都应当给予尊重和肯定。阅读《白鹿原》有时给人一种冷酷的感觉。开头对于白嘉轩与七个女人关系的叙述,使人看到了封建传统文化思想、伦理道德,对于人生命主要是女性的扼杀。但是,我们从这种冷酷的背后,依稀可以感知到陈忠实的悲悯与悲愤。其实这里已经非常清楚地表现出作家对于生命的关爱之心。任谁在阅读《白鹿原》时,都会被作家关于黑娃与小娥两人带有原始野性的生命情感描写所深深感动,陈忠实对于这种带有原始野性的生命情感的礼赞,是溢于字里行间的。在这里陈忠实显然不是以传统的价值观念来进行审美审视的。也就是说,在陈忠实文学创作中,对于生命的尊重,就是一种善良的思想,我们应当以善良的愿望,去审视生命本体。

我们也不得不说,陈忠实善之审美价值的建构中,融汇着浓郁的乡土伦理道德观念与民风民俗思想,表现出浓厚的乡村文化特色。甚至可以说,陈忠实从自己的故乡汲取了初始的而且是不不断丰富发展的文化思想和价值观念。因此,他的价值观念具有典型的关中乡村,主要是渭河南岸灞河原伦理道德价值观念特征。中国传统文化思想是建立在中国这块土地之上的,是农耕生产生活方式的结晶。而农耕文化则是与土地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可以说也只有在这种土地上,方能产生农耕文化。因而,中国的伦理道德观念也应当是建立在农耕文化基础上的,是一种具有浓郁土地血缘关系的伦理道德价值观念。我们认为,在中国,最具传统历史文化伦理道德价值特征的地域是关中。而陈忠实所处的灞河原区域则是关中地域历史文化的核心地带所在。

陈忠实的伦理道德价值观,首先是一种黄土地观念。我们从陈忠实的文学创作中看到,他对土地具有着特别深厚的生命情感及其体验。这一点是贯穿他创作始终的。可以说,他在进行文学创作审美价值判断时,对于土地的情感与认知,成为一个极为重要的价值标准。其次是四合院式的价值观念。四合院式的文化思想及其道德观念,说穿了便是建立于农耕生活方式基础上的以家族血缘关系为纽结的伦理道德观念。《白鹿原》从文化思想与伦理道德价值观念角度看,就是一种四合院式的家族血缘文化与伦理道德的叙事建构。这一方面,路遥、贾平凹似乎都没有陈忠实表现的突出和浓厚。一方面灞河原的现实生活为陈忠实提供了活态的四合院血缘伦理道德价值标本,另一方面,他从有关文字记载中获取了历史文化伦理道德价值观念的丰富资源。这一方面,他在谈《白鹿原》创作时有着明确表明。他首要做的就是查阅历史资料和生活素材收集,他“阅读了查阅了西安周围三个县的县志、地方党史和文史资料,也搞了一些社会调查,大约花费了半年时间,收获太丰厚了,某些东西在查阅中一经发现,简直令人惊讶激动不已,有些东西在当时几乎就肯定要进入正在构思中的那个还十分模糊的作品”<sup>[5]46</sup>。蕴藏于这块土地中的民间历史传说和文学艺术等,特别是期间所蕴含的思维智慧与审视施教和伦理道德价值观念内涵,给予了陈忠实丰富文化思想与艺术营养。当然,我们也不能忽视陈忠实家庭之影响。这一方面在前文有所分析。实际上他的家庭就是典型的四合院式生活方式,他的血液中自然而然地就承续和积淀着四合院式的文化基因,他的价值判断标准,就融汇着这种生命情感的血液。尤其是他的父亲,在具体的生活过程中,就将四合院式的伦理道德价值观念,自然而然地传授给了他。我们从他作品中关于家庭、邻里关系以及对待父母妻儿态度等诸多方面叙述中,就可以得到印证。

### 三

贾平凹的文学创作,是最具有挑战性的。费

秉勋先生用多转移多变化进行概括,是不无道理的。纵览贾平凹的文学创作历程,几乎是处于不断变化之动态中。但是,我们认为,贾平凹的文学创作变中有不变,不变中又有着变化。恐怕这不仅是贾平凹如此,路遥、陈忠实,以及其他当代作家也是如此,比如余华就从先锋写作回归到现实写作。贾平凹文学创作不变的其中一点,就是他对于文学精神以及爱与美审美价值的追求。我们说贾平凹对于文学价值之善的理解与艺术建构,是有其独到之处的。他是以心灵精神之爱与美为核心的价值建构。

笔者在拙著《精神的映像——贾平凹文学创作论》<sup>[6]</sup>,对于贾平凹的文化精神分析中,提出就对于中国文化思想传统的继承来看,他是对儒、道、释均有所吸纳,也有人以禅来概括贾平凹文学创作艺术精神。但是笔者认为,贾平凹身上最具艺术精神的文化基因是道。禅说实在的,他是外来之佛与中国本土文化思想融汇的产物,其中道家的文化思想对其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因此,对于贾平凹审美价值之善的概括,我们更愿用老子的一句话来表述:“上善若水”。正如他所追求的真是心灵精神之真,他所追求的善也是精神之善,而不是处于现实形态的生活现象之善。而爱与美也就融汇在如水之上善中。

当然,贾平凹文学创作审美价值之建构,也是经历过一个发展历程。这里还是应当提起他的成名作《满月儿》,很显然这篇作品,不论是对于生活的叙事、表述语言,以及对于生活与人物思想情感等诸多方的把握,都是清新而优美的,可以说是一幅于那个时代难以见到的清新秀美的乡村生活风景画。此时的贾平凹对于包括善良美在内的审美价值建构,是单纯而美好的。爱与美的审美价值建构也是清新亮丽的。但是很快,贾平凹便发生了变化,他的审美价值观念走向了复杂,进入他文学创作视野的审美对象,是一种多因质建构,不仅有着生命的本真与善良,也存在着丑恶与虚伪,更存在着悲悯与苍凉。从《“厦屋婆”悼文》等一批作品开始,贾平凹的文学创作审美价值建构,进入到了另外一种境界。善与恶、美与丑、真与假,融汇在一起。贾平凹这时

对于审美价值的追求与建构,表现出明显的善与恶、美与丑、真与假强烈的对比性。虽然他在追求审美艺术价值的多种建构,也试图达到相互之间的融汇,但是,这其间仍存在着未能完全弥合的情景。或者说仍显出用力的痕迹。之后,可以说从此以后,1980年代前期,他在批评界的批评下,也写出了《小月前本》、《天狗》等比较亮色的作品,审美价值判断似乎也纯正了一些。但是,于整体审美价值建构的发展趋向上,是走向了复杂化,多色质化。从《废都》<sup>[7]</sup>之后,《满月儿》时期的纯净单色的贾平凹就已不复存在,成为多色的贾平凹。他的价值观念也成为一种复合型的审美建构。在艺术表现上,他已不再是仅仅叙写或表现社会与人的美好,也不再是清新优美情志审美价值建构。他笔下的人和事,往往是善与恶、真与假、美与丑的交织融汇。也就是说,贾平凹不仅开掘善的美好的东西,而且将丑、恶、假等也撕裂了给人看。这更符合社会历史价值审美建构的本真状态。比较来看,《秦腔》<sup>[8]</sup>的审美艺术建构,弥合的非常好,几乎可以说是一个当代文学创作上独特的文本,也达到了贾平凹文学创作的又一次审美艺术创造上的跨越。其审美价值已经超越了文本自身,进入到更为广阔的审美境界。

贾平凹对于善的审美价值的追求与建构,在他的文学创作中表现出如下特征。

首先,贾平凹依然不能脱离文学创作的社会功利价值的追求与建构。有人批评贾平凹的文学创作缺乏一种社会的良知,实在是天大的冤枉。从始至终,贾平凹都在以自己的人生与艺术体验,在建构着一种美好的社会生活叙事的审美价值。他曾经说过他的生存地位,决定了他不可能脱了社会生活,不可能不关注现实社会。他也曾经说过,他的创作现实成分越来越强。我们说贾平凹对于社会功利价值的看重,正是基于对于他的文学创作的这种现实阅读。在他的《土门》<sup>[9]</sup>出版后,有不少研究者就其社会现实意义和价值进行了分析,给予了充分的肯定。文学作用于社会、作用于人生,这几乎成为中国自五四以来绝大多数作家的宿命。贾平凹虽然更自觉

地追求生命本体精神上的心灵自由境界,但是,不论是从哪个方面来看,他都无法也不会有意去超出三界之外。也许这是他的另外一种发乎自然的审美价值追求与建构。不过,贾平凹在追求文学创作善之审美价值建构时,则是尽量去意识形态化的。《秦腔》与《高兴》,在许多人看来,贾平凹的文学创作审美价值建构,特别是《秦腔》以终评全票获“茅盾文学奖”,便有人认为贾平凹文学创作审美价值趋向,实现着与主流意识形态的某种层次上的同构。其实,贾平凹依然忠实于自己的生命情感体验与心灵精神的真实建构,只是他在具体的文学作品创作中,其审美价值处于中轴下的曲线运动状态,这也是他创作现时性情境下的生命体悟的真实状态艺术化审美建构。正如前文多次谈到,包括贾平凹在内的中国现当代作家,社会良知始终是他们文学创作审美价值建构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层面。贾平凹的《废都》等作品,亦是社会良知的另外一种审美价值形态体现。或者说他不是从传统的正面视野建构,而是以解构的方式,进行创作价值的审美建构。

对于文学艺术现实价值的审美建构,当然可从不同的层面视角切入。贾平凹所追求的不是简单的扬善除恶式的二元对立的建构,而是混沌茫然的建构形态,就犹如一江水混混茫茫,本乎自然的形态。他似乎更加注重善-恶中间地带审美价值的开掘。自然科学中有一种灰色理论,研究的就是处于灰色状态下的物质运动状态。我国古代八卦图,并非截然的黑白两种色彩状态,其间也有一个从黑到白的中间过渡地带。不论是社会现实或者人的精神情感,抑或是心理意识,也都存在着这样的灰色地带。单面性或者双面性的价值观念,也只能是一种矛盾对抗处于极致状态下的表现,更多的情况下是多因质的复合状态。多色质价值融汇建构,便是我们所处的现实,对于文学创作来说,自然也就只能建构起复合型的审美艺术价值形态。这实际上也是当摈弃了非此即彼的绝对政治观念化价值观念之后,必然出现的结果。

贾平凹对于文学创作善之审美价值之追求,与其他作家相比,他似乎更注重对于人内在精神

价值的开掘。我们在论述贾平凹的文学创作时,一个基本的价值判断就是,作为主体精神表现型作家,贾平凹自然是在建构自己的精神价值世界。于文学创作的艺术叙事建构上,也是以解析叙述对象之精神情感为其主要的审美价值追求。换句话讲就是,贾平凹更看重对于人内在精神情感价值的建构。人的行为价值自然是与社会产生着密切关系,而且主要是通过社会实践体现出来的。但无论中外古今,均有内宇宙与外宇宙之分。这也就形成有人注重人之外在价值之实现,有人注重人之内在价值之完善。贾平凹更注重人之内宇宙的建构与完善。因此,贾平凹对于审美价值的建构,也就将审视的目光放在了社会现实背景下人的精神解析上。《废都》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是对于庄之蝶生命精神历程的叙写,将庄之蝶的生命精神,做了深入的解剖,展示给人们的是一代知识分子的生命精神心路。《怀念狼》<sup>[17]</sup>表面层故事是对于狼的保护性调查,实际上是对于人生存尴尬困境的思考。人类之良好愿望,与实际结果之间发生了极大的错位。这期间也叙写了人之价值观念的变化。1950年代,打狼是英雄,如今保护狼成为人们的共识。我的“舅舅”以及他的同行得了怪病,则从另外一种角

度,在揭示人生命价值:生命对抗失去平衡之后所发生的人之异化。正是基于这种思考,笔者从不把这部作品视为环境保护性的创作,其深层探索的是人生命本体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就是《秦腔》,特别是《高兴》<sup>[11]</sup>,表层是社会的现实叙事,作家建构的审美价值是社会现实生活价值,中间层面应该是一种文化历史性的价值意义建构,其深层次我们认为他是对于人的本体存在及其存在意义的价值建构。所以,《秦腔》是一部乡村生存状态城市化的现实生活史,是一部乡土文化解构消亡的历史,它更是关于人生存本体意义结构与建构的历史。在此,贾平凹对于人生命存在本体意义的思考,是更具价值的。由此进而将作品的价值意义建构,引向了人本体精神的价值意义探寻与建构。《高兴》与其说是一部农民进城寻求生存的现实生存状态叙事,不如说对于农民于中国社会城市化历史转型过程中,生命情感与精神的叙事。这样作品所建构起来的叙事价值意义,就很难简单地用善与恶来界定。其间是善与恶交织一起的,尤为重要,从社会历史角度看,某种现实建构是符合社会历史发展趋向的,与之相适应的价值观念也是合理的。但是,从情感等方面看,则是不合情的,甚至存在着一定的不合理性。

#### 参 考 文 献

- [1] 奥夫相尼柯夫. 拉祖姆内依. 简明美学辞典[M]. 冯申,译. 北京: 知识出版社, 1981.
- [2] 路遥. 平凡的世界[M]. 北京: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1986.
- [3] 陈忠实. 白鹿原[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3.
- [4] 陈忠实. 信任[N]. 陕西日报, 1979 06 11(3).
- [5] 陈忠实. 陈忠实创作申诉[M]. 广州: 花城出版社, 1996.
- [6] 韩鲁华. 精神的映像——贾平凹文学创作论[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3.
- [7] 贾平凹. 废都[M]. 北京: 作家出版社, 1993.
- [8] 贾平凹. 秦腔[M].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05.
- [9] 陈忠实. 土门[M]. 沈阳: 春风出版社, 1996.
- [10] 贾平凹. 怀念狼[M].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00.
- [11] 贾平凹. 高兴[M].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07.